



扫二维码读原文

祖孙三代85年守护红军标语

张晓燕

在大秦岭深处,有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庄——太白县黄柏塬镇皂角湾村。三伏天气,热浪袭人,村头一户农家院落里却人流如织。这深山农家院里有啥“宝贝”?

“春荒到财东富豪家里去分粮食吃!”十四个斗大的墨字劲透墙土,这就是“宝贝”。85年前的3月15日,4000余名红军雄赳赳而来,气昂昂地在这面土墙上刷下的这条标语,强烈的时代感扑面而来。

院门前的一棵皂角树下,笔者与屋主李云安交谈起来。没说两句,55岁的李云安却红了眼圈,伸出三根手指:“我爷、我爹、我,三辈人,85年守着这条标语哩。人,忘不得‘根’!”

时光倒转,85年,是什么让老李家三辈人如此执着,如此守望?

一条标语“留”下了老兵

李云安祖籍湖北,参加长征的爷爷李定慈受伤后落脚到太白县二郎坝皂角湾村。

1935年3月,红二十五军两路部队从汉中华阳到太白二郎坝(今属黄柏塬镇)会合长征北上。湖北籍战士李定慈、李定秀兄弟俩就在这支红军队伍里。

初春,春寒料峭,流经二郎坝到华阳的渭水河里,冰凌起起伏伏,碰撞着随波而去。石塔河伏击战,红二十五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场,李定慈腿部受了枪伤。山高路远,怎么办?按照上级安排,他被安置在华阳一村民家中休养。为了不拖累大部队,李定慈留在了莽苍苍秦岭腹地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岁月,农家一年四季缺粮,半年之后,伤势好转,把“心”留在红军队伍中的李定慈,决定辞别农家拖着病腿寻找部队。

往北走,这是他的信念。山路上杂草丛生、野兽出没,李定慈常常几天吃不到一口饭,但他咬紧牙关坚持走了一百多里。硬撑着走到二郎坝皂角湾村,他腿伤复发,筋疲力尽。这时,他发现了路边财主家祠堂墙上红军写的标语,摸着黑漆漆的大字,他禁不住泪流满面。一番思量,他决定留下来,在标语旁边简单搭了一间茅

草房,期待能与部队重逢。

茅草房成了红军标语的“哨所”。顽皮的孩子跑来抠墙土玩,他大声吆喝着把孩子远远劝开;财主家运来白泥翻修祠堂,他挡在标语前,须发蓬起,护住标语寸步不让;自家耕牛被牛虻咬得到墙边蹭痒痒,他捡起木棒,抽得耕牛浑身是伤,看到标语完好,他又转身摸着牛身上的伤,眼泪止不住地淌……

时间长了,皂角湾的村民都知道,李定慈是个勤快人,更有一副热心肠,但有个“穴位”——红军标语。谁动了标语,就是动了这个“老偏头”的命根子。

打仗?最重要的目的,就是让穷乡亲们能吃饱肚子。

1974年的一天,久病的李定慈把全家人叫到标语墙前,使出全身的劲儿“哨兵”般站得笔直,眼中泛着泪花叮咛全家人:“这墙上的标语,讲的是让穷人有好饭吃,这就是红军对咱老百姓的好,你们一定要记住,也一定要好好保护标语,让子孙后代都能看得到。”

没过多久,李定慈与世长辞,这句话深深地烙在了李云安和父亲李明富心上。

李明富变成了村里人眼中的“新偏头”。他几乎是李定慈的翻

个吃铜咬铁的硬汉子。

李明富守护这条红军标语,不只是因为父亲的遗言,更是因为他认定其中有一种值得铭记的精神,而这种精神千金不换。曾有一个外地游人偶然看到这条红军标语,欢喜异常,意图出钱买下,连墙皮和标语一起铲走。但李明富冷冰冰地撂下句硬话:“多少钱都不行!因为这条标语要留在这里让子孙后代都看得到。”

1982年秋,一家人准备翻修房子。李明富拆了家里其他所有物件,唯独珍宝般护着这面山墙。老屋旧址上,一溜新房盖起来了,

慈之孙,李云安义不容辞成了这里的义务讲解员。在这间祖屋,或者说纪念馆之内,李云安经年累月讲述着红军和爷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每年感染着上万人不忘初心。大家听着无不肃立、反思,甚至眼含泪花。

第二个身份的工作是为了“大家”脱贫致富。作为村支书,他生长在皂角湾村,眼看着这里坡地高达80%,到处都是跑土、跑水、跑肥的“三跑田”,村里一半人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,他心里着急啊!这些年,他想方设法通过养殖、种木耳、卖土特产,依托红军标语纪念馆发展红色旅



李云安的爷爷李定慈(右)



李云安的父亲李明富



李云安讲述红军标语的故事

皂角湾山头的白雪积了化,化了积。三十多年后,李定慈的弟弟李定秀辗转找到了哥哥。原来,李定秀当年从二郎坝跟随大部队到了延安,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新中国成立后在福建军区任职,他希望哥哥一家人到福建定居。然而,李定慈谢绝了,理由很简单——多少红军战士牺牲在秦岭大山里了,现在自己的任务就是守护好他们写的标语。

儿子接力守护“初心”

李云安,1965年出生,在他的记忆中,儿时村里人经常围拢过来,听爷爷李定慈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。在爷爷看来,红军为啥

版,淘气的娃娃往墙上糊泥巴、用水棍戳墙,他瞬间就会黑下脸赶人。1980年夏,山里瓢泼大雨下了20多天,土坯垒的山墙被雨淋得几乎要湿透了,随时有倒塌的可能。李明富冒雨抱着木头支住了山墙,又展开蓑衣、斗笠、油毡布,把红军标语盖得严严实实,自己浑身透湿,却望着山墙呵呵地笑。

李明富也同样给大家讲红军标语和红军当年过皂角湾的故事。村里人说,他讲故事的神情像极了当年的李定慈,大有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的味道;同时,“新偏头”也像“老偏头”一样,那时候村里不通汽车,每年农闲都要到县城去给村上背化肥、背农资,他每次背得最多、最重,与他爹一样是

三面青砖一面土坯墙,红军标语在土墙上显得更加醒目。

孙子带领乡亲摘“穷帽”

时光荏苒,李明富在2008年也去世了。如今,李定慈之孙、李明富之子李云安,在村里人眼里,有两个身份——一个是“红军标语纪念馆”义务讲解员,一个是村党支部书记。

第一个身份的工作地点在“小家”之内。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条珍贵的红军标语,太白县文化馆根据李云安家的地形,在山墙边修了三面围墙又加盖了屋顶,给标语装上了有机玻璃罩,将这处命名为“红色教育基地”。作为一名24年党龄的老党员和李定

游等途径,为这些贫困户在家门口打开了致富的门户。2018年,全村59户贫困户49户顺利脱贫;次年,村里通过上级验收,整村退出贫困村序列。在李云安的带领下,和“穷”这一仗,皂角湾村又打赢了!

2020年7月初,太白县皂角湾村被国家列为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利用长征片区(红二十五军),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更加珍贵。

“红军和共产党人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”,这是爷爷当年讲得最多的话。李云安指着墙上的红军标语说,与其说这条85年前的标语是“宝贝”,还不如说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“初心”,才是真正的“宝贝”。

西府七夕节的乞巧习俗



农历七月初七,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民间流传,成为一个主要属于妇女的节日。七夕在我国传统节日里虽不是一个重大节日,但由于历史悠久,流传面广,积淀的节日文化很丰富。

在西府,“七夕节”的主要节俗事象是姑娘们向天上织女乞求智巧的活动,故有“乞巧节”之节名。由于节俗活动主要在七月初七夜,所以又有“七夕节”之名,其主要有“乞巧”“卜巧”“观

天认星”“唱应节戏”“染红指甲”等节俗。

“乞巧”之俗

农历七月初七,月亮初升时,西府的姑娘们在嫂嫂们的指导下,在承办者的庭院或某位农家姑娘的门前,端出之前生好的“巧芽”(由绿豆、大麦等五谷粮食生的芽),拿出七碟鲜果品,七位生巧的姑娘等候拍巧乞巧。此时一位嫂嫂带头祈愿八方太平,五谷丰登,瓜果丰收。

嫂子们领唱“乞巧歌”,看热闹的人,特别是姑娘、媳妇,手拿扇子向乞巧的姑娘们扇风,边扇边唱“乞巧曲”,其韵调似“西府曲子”,其歌词如:“……六月六生巧来,七月七拍巧来,七姐七姐你下来,给我姐妹教巧来。巧的给个花样子,拙的给个鞋样子,灵的学会绣龙阁,笨的从此变灵醒。”人们反复唱“乞巧歌”,娃娃们手舞足蹈,模仿各种动作,男孩模仿握笔写字或做农活的动作,女孩模仿绣花做针线、穿梭织布的动作,名曰“得巧”。

还曾有浮针观影风俗。七月初七中午,姑娘们要举行妙趣横生的“乞巧”比赛游戏。用碗盆之器盛水放在日光下暴晒,

待水面结成一层膜,女子投绣花针于水面膜上,针浮在水面上,在水底形成不同的阴影。据说,针影呈云状、花状或鸟兽状、鞋状等,便是得了巧,因为织女赐给她的是——一根灵巧的绣花针。若针影粗如棒槌,或细如线,或弯曲不成形者,就表示丢针的妇女是“拙妇”,因为织女给她的是一根石杵。这种游戏叫“丢巧针”。

“卜巧”之俗

“乞巧”“得巧”的活动程序结束后,姑娘们将巧芽尖掐下来,丢在桌上事先准备好的碗中。巧芽尖漂在水面上,借灯光看水下映出的各种形象,或散如花、动如云、细如绒、粗如棒槌,以卜女儿拙巧。映出美丽图案者,认为自己得巧,便拍手欢笑;不成图案者,沉默不语,悄悄离去。

有的姑娘捉蜘蛛放于盆内,次日早晨观其网圆正,名曰“得巧”。七夕若发现蜘蛛在花或瓜果上结成丝网,亦认为织女赐巧,互相道贺。此外,还有辨认牛郎星、织女星的观天认星和听戏曲《天仙配》等别有趣味的西府七夕节习俗。

(宝鸡民俗博物馆供稿)